



光明三重唱

GUANGMING SAN CHONG CHANG

谢络绎◎著

给我讲个故事吧。

在这个世纪，之此刻

给我讲个故事。

将它编成一个久远的、星光的故事。



敦煌文艺出版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电话：(0931) 8888888

邮编：730000

网址：http://www.dhwy.com

敦煌文艺出版社



光明三重唱

GUANGMING SAN CHONG CHANG

谢络绎◎著

给我讲个故事吧。

在这个世纪。之此刻

给我讲个故事。

将它编成一个久远的、星光的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明三重唱 / 谢络绎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9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957-1

I. ①光… II. ①谢…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1906 号

光明三重唱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谢络绎著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刘仕杰

封面设计:君阅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468-0957-1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C 目录 Contents

少年看到一朵牡丹·····	1
鸟道·····	33
到歇马河那边去·····	51
昏以为期·····	72
无名者·····	141
光明三重唱·····	170
跋·····	197

少年看到一朵牡丹

我知道

你从未想过要抛弃我

但你从来都是这么做的

你知道

我从未想过要抛弃你

但我现在打算这么做了

1

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万物躁动，草长莺飞，抑郁症患者大面积复发。生性大条的人看不到这些不动声色的暗涌，只会一天到晚盯着粗鲁的人群，要么和母亲们一起惊讶于小屁孩们猛长个儿，要么打电话让彻夜失眠的老人不要做他们的晚餐。而其本人，换工作、打架、剃头发、和恋人今天结婚明天分手，荒唐事干尽。他们和植物动物一样做出整个冬天都不会去想的事情。常常是，一觉醒来，当草坪浮现绿光，鸟儿们重新鸣叫，他们就会因为意识到也许会彻底告别曾经安稳的睡眠而发上

一通脾气。都说春困，真正能在春天沾着枕头就睡着的有几个人？猪一样贪享安稳平静的圈养必须得是去年冬天的事了。

要不是这样，母亲怎么会回来？

她是受制于自然的典型。一年当中春天的太阳，一个月之内某天的月亮，会让她突然间变得疯狂，比如想要回到府上管管四平。不过她还以为自己的儿子不懂这些，当他在她咆哮之时轻颤嘴唇，她根本不会想到他其实特别想把那条暗语讲出来：

“来月经了吧！”

他甚至没想过要把它讲成好事大姨妈讲得隐讳一点，不过是忍住不发声，将它含在嘴里，制造出敢怒不敢言的假象，听之任之。这是他对自已才会残忍的证据之一。他自己吞听最恶心的话，宁可伤害自己。

最好的情况会发生在母亲不住嘴地痛骂一个小时之后，她终于累了的话会慢慢睡着。那是让四平非常陶醉的时刻，母亲近在眼前而不会骂他。

要说母亲也该回来了，四平已经坐在二十一楼的飘窗上发了两个礼拜的呆了，他的父亲也毫无办法。

“你怎么不去死！”

除了这句话他再也骂不出别的。而这其实是四平的母亲，这个此刻正在楼下缓缓移动的黑点骂累的时候的结束语，她比她的丈夫高明的地方在于，她心里藏着数不清的恶心人的话，多得让四平暗自叫好，怎么可以骂出这么有水平的话？可是事过之后他会全然不记得它们，那些已经与这间屋子合体的话，有的渗入墙缝，有的停在空气里，当窗户打开，新鲜空气进来，它们恭送污浊，移驾到芳香的，使人健康的氧气之上，迅速腐蚀它们。它们使这间屋子拥有了常年阴云密布的黑暗气质。说出它们的人离开了，留下永不消逝的它们。现在，说出大部分它们的人就在楼下。

四平低头看到母亲的时候，手上的画已经完成了大半。他也不知道自己画的是谁，勾勾连连的她就诞生了，仰着头嘴巴张得老大，够一朵悬在头顶的玫瑰。他把玫瑰画得很抽象，各种三角型叠交着，他不说是不会有人看出来那是一朵玫瑰的。那张欲拒还迎的嘴，细细薄薄地存在于一张陌生的脸上，那么瘦而疼痛的脸上，四平忍不住要在她的眼角加

上一颗眼泪。当他俯下身子打算这么做的时候，头一晃就看见母亲提着箱子，在迂回的小路上渺小地移动着。离得太远，他其实看得并不真切，连她的衣服颜色都不好判断。但她提着箱子。那会形成一个身体向一侧仰着的十分奇怪的走路姿势，四平知道，除了他的母亲，没有人会那样走路。她一定是因为无法忍受箱子滚在石板路上的声音而固执地将它提在手上的。有一回四平想让母亲明白她骂他的那些话听起来有多刺耳，突然间就想到要说，就像箱子滚在石板路上！可这真不是一句可以说得流畅听起来也不那么费力的口语，四平放弃了。他后来怂恿住在楼上的婷婷，让她妈妈去问自己的母亲，问她为什么总提着箱子，不累吗？前一天放学的时候交待的，第二天中午就有了消息——婷婷总是这样把四平的事当最要紧的事去办，而婷婷的妈妈又当婷婷的事是最要紧的——所以说，解决问题的速度与问题本身关系不大，基本上由问题是谁的来决定。

“你妈说不是她自己听不得那种声音，是怕邻居听不得。她觉得那声音的含义是，她走了或者她回来了。她不想闹得尽人皆知。”

啊噢！四平觉得好笑极了，她哪回回来没有闹得尽人皆知啊，兴师问罪，声音从二十一楼冲到最高一层二十八楼，再一个抛物线跌向一楼，沿线每一家都能欣赏到她汛期的江水般汹涌澎湃连绵不绝的咒骂声。所以婷婷转述着这样的话，一讲完就笑了起来。她的笑像一朵水仙花，给人以虚无之感。四平常常担心哪一天会找不到她。甚至在她第一次跟他说起，她所在的校艺术团里的奇怪事——总找不见东西时，他都无端地想，哪天不会连她也不见了，所有人都消失，全军覆没。其实那些都是些小玩意儿，旧发卡、带有唇印的水杯、发臭的舞蹈鞋，要不是所有者自己马虎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谁会动它们？

但水仙花没了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那时他还是个英俊少年，早春时分看着水里蒜瓣一样的东西抽出绿色细长的叶子，花骨朵一天天越聚越多，他一边数一边惊讶，这些看起来连直立都十分困难的叶子，有力气支撑它的花朵吗？结果是，一夜之间全都开了，一天之后全败了，连同叶子一起，轰轰烈烈地枯黄萎缩坍塌。

四平叫他的母亲：“妈妈妈妈，水仙花……”

他的母亲坐在阳台上绣十字绣，春天刚来，还不能赶走所有的寒冷，她在一阵干冷的风吹过手背时停止了飞针走线。阳光落在针尖上，闪出一道银色耀眼的光，顷刻间就消失了。基本上是风和光的共同作用使她想要稍微停一下，而不是因为听见四平在叫他。

“水仙花是不是死了？”四平问。

母亲正因为莫名其妙地浪费了好几秒钟的时间而懊恼不已，她用拇指摩挲了一下红色牡丹的花瓣，它是这幅名为“花开富贵”的牡丹图中最小的一朵，此刻因为被绣绷锁定、放大而成为重点。母亲的手只随便摸了摸就认定针脚不平，连忙凑近了研究问题出在哪里。

“水仙花是不是死了？”四平再问。

问题在哪儿呢？母亲将绣绷翻过来。

“水仙花是不是……”

“死了就死了呗死的又不是你爹！”母亲突然转过脸来甩出这句话外加几粒唾沫星子后，又去看那朵红艳艳的牡丹花。

四平低下头，闷着闷着伸手一甩，水仙花连根带叶从他手里飞了出去。

而母亲已经在这个动作发生前的二分之一秒之时起身越过阳台的门，并且在水仙花砸中楼下的自行车发出“咚”的一声时拨通了婷婷妈妈的电话。母亲想要问问会不会是线的问题，当初婷婷妈妈要母亲买进口的，她没听，选了个号称日本技术中国生产保质保量的，结果出了这等问题。

那一声“咚”并不算太响，如果置身于房间里，并且又在聚精会神忙别的事情，是不大会注意到的。但随后的破口大骂是刺耳的，是女性被惹毛了的时候普遍会发出的高频噪音，它能轻易闯进任何耳朵，不管那只耳朵的主人正在干什么。

“谁扔的？啊？差一点就落我头上了！”

“怎么啦？”路过的人问。

“破花，就差那么一点，你说缺德不缺德啊。”

“算了算了，肯定是哪家孩子调皮。”

“不能算，这回是花不管，下回能是啤酒瓶子你信不信？——谁扔的？给我回来！”

四平正要踮起脚尖往下看，被母亲一把拉进房间里，一只手关门，另一只手抬起来就是一巴掌：“伸着脖子让人骂！”

母亲瞄了一眼窗外，像是看透了结局，转过来看四平时眼睛瞪得圆溜溜的，骂：“混账家伙，要扔扔个大家伙啊砸死算球还让她叫，叫叫叫，叫个屁呀叫！”

这分明是向着自己的嘛，四平立刻满足了。

通常情况下这种时候他可以顺道提一个非分之想，不指望母亲答应，仅仅是可以套一下近乎，以残酷的挨骂的方式。他迅速跑进房间，翻出一本薄薄的童话书，打开折好的那页，凑到母亲跟前：“讲故事讲故事。”“病得不轻！”母亲照例一把推开他，“三岁孩子看的东西，你多大了，少他妈胡闹。”

事实上母亲从未讲过那个故事，那一本书不过五十页五个故事，一个都没讲过。

那个故事叫：《小壁虎借尾巴》。

借什么尾巴呢，把别人的咬断就是！四平快快地合上书。谁都知道，谁又都不知道为什么，破坏早就成为四平发自内心想干的事。

2

那一年的冬至，距母亲第一次拿起绣针不过八个月的时间，她的十字绣店在大雪纷飞的早晨，在一个算命的算出来的点儿上，八点零八分零八秒，开张了。十个月三幅作品，母亲的绣品虽然不怎样，但在圈子里已经混开了，捣腾出柜台做起十字绣买卖来。到四平上到初二，他们一家就有了在市中心买房的钱，白花花四十万，一次性付清。这样的战绩成为母亲每一次怀疑四平不是她亲生儿子的证据。

“你看看我再看看你，哪有一点我的样子？”她戳他的脑壳。

四平有回问父亲，明明是胆怯的渴望了解真相的，却要装做冷酷的，装做我只是一问，你爱答不答的样子问他：“我真是你们亲生的？”

“废话！你看看你那个鼻子，又大又圆，就算只有一个，今天装你脸上，明天装你妈脸上，一样的效果。”父亲也只有在母亲不在场的情

况下才会突然变得灵牙利齿起来。他始终认为自己得成为儿子的榜样，因为他自己的榜样是媳妇，就觉得嘴巴利害是成人成才的基本条件，他照着这条不断修炼着自己，日复一日仍然达不到媳妇的要求，被迫离婚。四平这么问他时，他已经孤苦伶仃地在外面住了大半年的时间，瞅准一个肺炎的机会就让大夫开住院单进了医院，手续一办马上打电话给前妻，可怜巴巴地求她送点鸡汤过来。母亲与父亲离婚前就偷偷跟一个小她八岁的男人好上了，重新获得自由后，那个男人成了四平家的常客。父亲的电话打来时，他们正在谈判。往常从卧室传出的是享乐的哼唧或嘶吼，那天却是哭泣声。四平站在门口，靠在墙上，静静听里面的动静。但是显然，哭泣已经是母亲当时全部的语言，她泣不成声。

“喂？噢，那我来吧。”四平在客厅接起了本来是打给母亲的电话。

“你来干什么，叫你妈来。”

“她忙着呢。”

结果是，四平晚一步到医院都会找不到父亲。他已经办好了出院手续，背着黑色的双肩包，眼睛耷拉着，默默往外走。四平停下来，看着父亲与自己擦肩而过，就好像一道卷起泥沙的洪水不可遏制地铺陈而来，刚刚好经过他的脚边，仅仅是打湿了它并未拖它下水。他以为他是那岸上侥幸的人，脚下的泥土却在洪水扑向前方之时瞬间坍塌。他跌入父亲深重而潮湿的伤感中，共同起伏。他用手沾了沾眼角，转身与父亲并肩而行。

“你妈她跟那个人咋样了？”

“……你都知道啊。”

“我又不聋不瞎。”

“要分了。”

“噢。”父亲咳了一声。那不是为了掩饰什么而装出来的咳嗽，他是真的病了。

四平有些失望，他主观臆想出的分手似乎并未给父亲带来希望。

而当父亲说出下面的话，他才知道，父亲早就将希望抛弃了。

他说：“他们分了也跟我没关了。”

这其实是深深地埋在四平心中的话，但没那么具体，他的世界所有细微的事件都指向同一个词，久而久之就只剩下那个词，他在那个词中

苟且偷生。

没关。他们早就跟我没关了。

四平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问出的。

鼻子跟母亲一模一样能说明什么？他曾经为自己的鼻子找到过另一个翻版，影星刘青云的，那才叫一模一样。但那又怎样？什么也说明不了。生活还是那样，父亲永远在讨好母亲，母亲讨好她的情人，而他则像留在这所房子里的那些脏话一样，幻觉般地存在着——他有时候会搞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存在，就拼命想母亲骂出的那些话，对应着才能看到自己。

有一次他问婷婷：“你看到我了吗？”

“啊？那么谁在压着我？”

婷婷在他的身体下面，皮肤洁白透亮。他像那个男人压着自己的母亲那样压着她的身体，但并不知道这样做为什么能让他们那样乐此不疲。他们根本不锁房门，折腾出来的动静像一道密符，吸引四平从自己的房间溜出去，蹑手蹑脚去窥探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他弄出了声音。门被推开时挂了一下锁舌。里面的人停了下来，但也没有更多的动作。毫无意外的是，只片刻功夫就听到母亲吼他：“滚！”

不消说这个字立刻与其他已经先行在这个房间里安营扎寨的喊叫和辱骂融为一体了。

四平淡然地为他们关上了门。

他于是去找婷婷，说：“来，我们试一下。对，要这样，要脱光，躺下。”

“然后呢？”婷婷照着他说的去做，露出少女饱满多汁的胴体。

然后他们就那样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抱了半个多小时。

这是两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留在记忆深处的故事。他们躺在四平房间里，在宽大的被装饰成榻榻米的飘窗上，一边听隔壁房间的动静，一边做出各种尝试。

与婷婷绝对配合，但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而生出的积极、好奇、无所顾及的游戏感相比，四平的内心是羞怯的，克制的，又是欲罢不能的。他知道自己手里拿着一个谜语，谜面是母亲跟她的小情人，他正在做的就是亲自去揭开谜底。他用身体上最灵巧的东西——手指去触摸，

如同黑暗中想要拉开电灯的人。他几乎马上就要成功了，关键时刻婷婷大叫一声：“疼！”一切开始朝混乱的方向驶去。

四平感到指尖碰到热锅一样骤然一烫，本能地缩了回来。但也很快意识到这也许是一个对的方向。疼是一切快乐最初的形态，跨不过疼，快乐就不会来。他有些激动，正准备继续探索时，听到一阵劈里啪啦的砸门声。是母亲。对她来说只有懦弱的人才会敲门，那是一个多么没有勇气的动作啊。要不是门锁着，她必定会一脚把门踢开。

“你们在干什么？”她严厉而急躁地问。

四平突然感受到一阵无与伦比的激动，莫名其妙地就有了畅快的勃起。

“嘿嘿。”婷婷捂着嘴笑了起来。

“喂！”四平瞪了瞪眼睛，目露玩笑般的恐吓，压低声音小声说：“快穿衣服！”而他本人已经套上了一条秋裤，还用手使劲压了压裆部。这个动作让婷婷根本无暇去穿衣服。她开始悸动，想在这一刻多停留一会儿。但门外那个女人太凶悍了，她威胁他们再不开门就把门砸个稀巴烂。眼看四平开始慌神了，婷婷这才扯过衣服，三下五除二套上，还不忘去整理衣领，完了是头发……这并不是全部，她麻利地打开书包，取出笔袋，拉开，准确地捏出一把小号裁纸刀，在四平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推出刀刃，就像试一只口红的颜色那样，随便在手背上划拉了一下，殷红的鲜血马上流了出来。

“你！”

四平迅速抱住婷婷的手。她居然显出得意的神情。

门外的母亲已经展开了进一步的行动，她应该还叫来了那个男人，以两种不同的力道轮流撞门。四平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开始翻抽屉，除了一包纸巾，他找不到什么可以用来包扎的东西，情急之下将整整一包纸巾按在婷婷的伤口上，然后拿起那把还在滴血的裁纸刀，拉起床单胡乱画了几下，裁出布条，紧紧地缠绕在纸巾上。

门被撞开了！

婷婷向他们举了举自己已经裹成粽子的手。布条上深蓝色的花纹隐蔽了血迹。

母亲愤怒、急惶的脸瞬间阴冷下来。沉默几秒钟后，她一把推开四

平，抓起婷婷的手，恶狠狠地拽下上面的布条，直到看到已经被血拓得皱皱巴巴，粘粘呼呼的殷红色的纸巾，那么厚的一迭，这才停了一下，随后仍然固执地撕开它们。霎时，一道长长的，横跨手背的，真实的，血肉模糊的伤口暴露出来，面目可憎。压在伤口上的阻力突然间消失了，鲜血得到鼓励，狂妄地从伤口里向外钻。四平扑上去，失去理智地将自己的手整个捂了上去。婷婷疼得打了个机灵，说：“疼，真的很疼。”她的机敏与残酷让刚刚发生的一切成为一件解释不清楚的事情，至少成功地将两个人的问题转到一个人身上。她说她要自杀，而四平救了她。

“为什么？”待一切归于平静后，母亲问四平，“那个死丫头为什么要那么做？”

四平当然说不出什么，除了沉默他别无抉择。

母亲于是开骂：“妈的，要死死自己家里，祸害我们干什么？刀伤也能叫成那样，恶心死人！以后离那个小婊子远点，听见没？”

她还跑去找婷婷的妈妈，行到门外停了下来。她听到里面传出钢琴声。手伤成那样还在练琴，她们不当回事，我又何苦把它当回事？母亲转头按下电梯的下行键。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在四平那里，时间和事件发生了剥离。

这一切不过是初中三年级时的某一天过去了，他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但发生过什么却历历在目，并且从此与之如影相随。糟糕的是它们并不满足于只存在于他的记忆之中，而是无比自然地走进了他的现实生活——他无法再与婷婷赤裸相对。她是一朵停在时光深处的水仙花，他只能借助望远镜来观察她，并试图抚摸她。可她离得太远了，远到甚至越过那次危险的探索，越过她洁白的身体、流血的手背，直达他的少年期，他站在阳台上，面对水仙花的死亡，面对那背叛生命的枯萎。他扔了它。这导致他深深的自责。然后它变成了她，当它跌落在地时他才看清那是她。可他再也触不到她了，她那么远，她停在了过去，而他转眼已是二十岁的青年。他分不清两次事件哪一次才是罪魁祸首，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总之他再也无法坦然地退去婷婷的外衣。

3

他也曾想过换个人试试。这样的念头一旦冒了头，他的五官就被触发了，一一打开并贯通，时刻准备着捕捉一些类似于昆虫性引诱素的东西以确定行动方向。事实证明，总有一些人无论身处何方总会待在同一频率上。四平很快找到了属于他的据说即使在四公里之外仍能释放强力性引诱素，吸引雄蛾前去交配的善于伪装的枯叶蛾——涂欢。

涂欢小四平和婷婷一届，男朋友是校艺术团的团长，而婷婷时常出任艺术团合唱节目的钢琴伴奏，偶尔独奏，每一次都会在观众席的第一排为四平留个专座，四个人如此就有了交集，经常一起唱歌什么的，庆祝演出成功，或是某位团员的生日。婷婷跟涂欢的男朋友很熟了，四平与涂欢还不过点头之交。待四平有了想尝试的念头时，这个染了一头金发，涂湛蓝色指甲油的小师妹在人群中开始显得与众不同起来。

有次她主动问四平叫什么名字，听清楚是四平，她呵呵地笑起来：“你妈是不是想着接下来再生个八稳？”大约一周后他们一起在酒吧里为一个一开始诊断说得了白血病，惶恐地做了更详细的检查后又说没这回事的团员庆祝重生——听说是这样一件事，四平觉得小题大做，正要回绝婷婷，听到她接团长的电话，要她晚上务必过去。想到说八稳时笑得耳环叮当做响的涂欢有可能到场，四平改变了主意。

那天晚上涂欢跟她的男朋友很放肆地接吻，惹得身边一群示放荡为神秘学的学生男女尖叫不停。四平借着迷幻的灯光欣赏他们胶合在一起的嘴唇蛇一样优美地蠕动着，直吞口水。他在觉察到自己的身体逐渐发烫时意外发现涂欢在嘴巴停下来的瞬间会径直看向他，虽然这激光一样的目光很快就转移到了其他人身上，或者看舞台上的歌手，吧台上的酒瓶，偶尔放空，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但四平确定自己嗅出了她身上有枯叶蛾的求偶气息。他也一定立刻向她释放了什么，不然她不会那么准确地找到婷婷和团长一个去卫生间一个跟别人喝酒的机会将写了电话号码的酒水单塞给他。他接过去，装做若无其事地一把将纸条揉成小团攥在手里。灯光下涂欢的蓝色指甲鬼火一样产生着致命的招魂效果，引诱四

平升腾起想要立刻抓住它们的冲动，下体开始膨胀。这让他的信心又回来了。他没有问题，他想，有问题的是婷婷，她让他停在少年时代出不来，他需要找人松绑。

但是最终四平并没有打电话给涂欢。当婷婷拉着他的手从酒吧出来，带领他转进旁边的小巷子里，靠着墙，引导他的双手摸向她的乳房，他无动于衷的下体和油然而生的抗拒摧毁了他的斗志。他收回双手，目光混乱口齿不清地说：“这样不好吧。”就走了。月光洒在万物之上，却独独将他们这两个一个原地哭泣一个慌不择路差点摔倒的人渡上了一层哀伤的水雾，那么突出和明朗。

这异常明确的一击让前一晚的骚动成为一个醒来就忘的梦境，四平被各种奇怪的梦折磨了一整晚后，伴随着渐渐透白的日光，悲哀地看到自己的内心伫立起一堵硬邦邦的墙。他抗拒与婷婷亲热的复杂问题从这一刻起裂变成更大的麻烦——抗拒与一切女性打交道，近而，抗拒人群。

这就是现在的四平。

他坐在飘窗上，手里有一幅画。在他漫长的个人成长史中，画画这项起源于临摹童话书的技能，在特殊关口成为他类似于膝跳反射的本能，平衡着他，拯救着他。这一回的情况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刚看到内心升起的蘑菇云般的巨型抗拒就赶紧将自己锁在家里，是的，他看到的抗拒是有形状的。他的意志驱使他不停地画画，他听从了它，以为只要照它的指令去做就能马上得到答案。但是，整整两个礼拜过去了，他除了更瘦了之外，再没有觉察到任何变化。尽管当他得知以他为圆心的各种社会关系已经着手行动了，为了找他，不断地有人打电话过来，对此他的内心闪出一丝小小的满足，但它们又促成了他更强的坚守——那样就能得到更大的满足，不是吗？

连已经成为别人的父亲的父亲也被惊动了。

在留给学校的联系人名录里，四平小心翼翼地写下两个人的名字，后来觉得有点生拉硬拽，就把后面那个人的名字和电话涂掉了。学校在打不通第一个电话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才辨认出后一个电话，找到了他的父亲。他听清是四平不见了之后，潦草地说：“关我什么事？”其时他的再婚妻子已经在产房里待了六个小时了。放下电话把头发挠成一团乱

麻后，他火速赶回家，从一个精心保存的盒子里拿到钥匙，在事隔六年后，打开了他原来的位于市中心二十一楼的家。听见“叭哒”一声锁真的开了，父亲的鼻子猛然一酸，指尖皴裂的右手轻轻哆嗦起来。

按照前妻的说法，四平留下，其他的拿走。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强势的富有的女人对于一个始终崇拜她的男人的最大羞辱——带走这个家里唯一一个有他一半功劳的东西，留给他并非由他直接创造出的物质。虽然协议都签了，但一气之下他还是什么都没要。现在看来，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她仍念着夫妻情份，始终给他留着门。但感念很快被他再也不想提及的屈辱替代，这些年来，他越是离她远远的，就越容易看电影般的从那些挥之不去的生活片断中找到不值。他推开门，走过一地杂物，走到四平的房间，一眼看见病歪歪躺在飘窗上的四平。

“你怎么回事？”父亲问。

四平的眼泪流了下来，却依然顾我地低着头。

父亲接起一直在响的电话。“生了生了！”不知道是谁在里面夸张地喊叫着。

“这个……”父亲挣扎着，他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他用了一句惯用的希望触底反弹的激励语，对着看起来还比较安全至少是活着的儿子说：“你怎么不去死！”就马上转身去迎接另一个生命的诞生了。

四平在父亲关上房门的同时将手里的画稿撕了个稀八烂。

他很快听到另一位造访者的敲门声，轻脆的，克制的，那是只有笑着流血的婷婷才会弄出来的声音。她从来都知道他在哪里，她追随他考入同一所高中，同一所大学就是为了尽可能搞清楚他每天都在哪里。她早就试探性地问过他，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邻居？同学？……她在选项中竟不好意思放入情侣一词。结果他也就忽略了这个词，傻乎乎地说是的呀正是这样，邻居，同学。但这并不能阻止她每天陪伴在他身边，为他占座位，看他打篮球，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唱歌，喝酒。很自然的，老师同学都认为他们俩是一对。这还不够吗？她在四平突然间从学校消失的当天晚上就回来找过他。那次他为她打开了门。

“我给你买了新的油画棒。”她说。她从来都不问他怎么了，如果他有意见她就顺从，没意见的话她就挺身而出，让事情朝前走，不合逻辑也行。

四平想试一试。

“画我？”她扬了扬眉毛，美好到像是被风吹起来的。

时间回到了初中三年级的那一天。他说，对，要这样，要脱光，躺下。

她一一照办。

可他的眼睛一触到她的身体就疼痛难忍，一笔也没画就让她穿上了衣服，他觉得空气会风干她。

她默默穿好衣服，抬起头的一瞬眼里浸满了泪水，问：“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我？”

她后来又来了很多次，都被拒之门外。这一次也一样。

现在轮到了母亲。

这个在离婚的时候豪迈地对老公说我只要儿子其他的都归你的女人，半年前跟着她的小情郎远走他乡了。他们在一起的几年间一直在为是不是要去外地发展怎么发展而争论不休。最终她离开了四平。她说四平你已经大三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眼看四平的眼里露出只有小鸟才会有的惊慌，她立刻像它的妈妈那样扑扇着翅膀将它推出鸟巢。“是时候自己飞了。”雌鸟说。“看你那怂样！”她说。那一天四平就是像今天这样坐在飘窗上，看着楼下因为拎着箱子而倾斜成一个顿号的女人，慢慢向她心目中的方向走去。

四平因为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再度成为她的方向而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他把这一切归结为季节原因——冬眠期已过，该出动的都会出动。

他去给母亲开门，穿过卧室和客厅，一路上顺脚踢开了好几样东西，上一季的漫画书、空的牛奶盒、发臭的球鞋、本该待在卫生间门口的地垫、打秃了的羽毛球，还有十二色只剩下五色的油画棒——婷婷给他的。他无可避免地想起婷婷。而只有想起婷婷他才能看清自己在紧张。似乎每一个紧张的时刻只要有婷婷在就能转危为安，但现在她不在。他害怕了。